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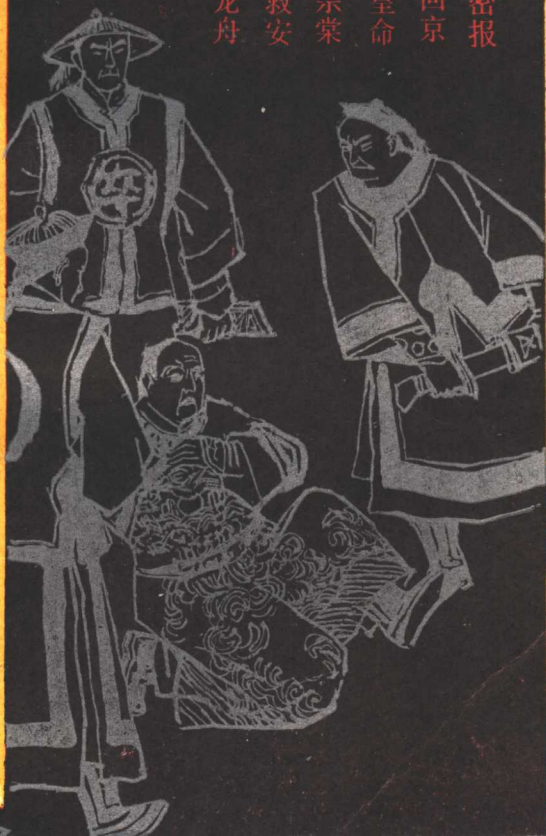
吴迪君

智斩安德海

咸丰临终 暖阁抗争 灵宫盗宝 潜京密报
恭王奔丧 叔嫂密谋 行刺西后 慈禧回京
垂帘听政 肃顺丧命 罢黜议政 捺搁皇命
盼左进京 朱昭弹劾 左帅弹劾 药害宗棠
毒毙太医 二次弹劾 安宦受辱 慈禧救安
安宦出京 计激东抚 设计诱安 大闹龙舟
大堂审安 一门忠烈 西后闻惊
哭奏乾清 大堂判斩 金牌飞召
金殿斩丁 登文击鼓 双凤相争

吴迪君

智斩安德海



出版社

吴迪君

智斩安德海

咸丰临终 暖阁抗争 灵官盗宝 潜京密报

恭王奔丧 叔嫂密谋 行刺西后 慈禧回京

垂帘听政 肃顺丧命 罢黜议政 捺搁皇命

盼左进京 朱昭弹劾 左帅弹劾 药害宗棠

毒毙太医 二次弹劾 安宦受辱 慈禧救安

安宦出京 计激东抚 设计诱安 大闹龙舟

大堂审安 一门忠烈 西后闻惊

哭奏乾清 大堂判斩 金牌飞召

金殿斩丁 登文击鼓 双凤相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月英

封面设计：王志伟

智 靳 安 德 海

吴 迪 君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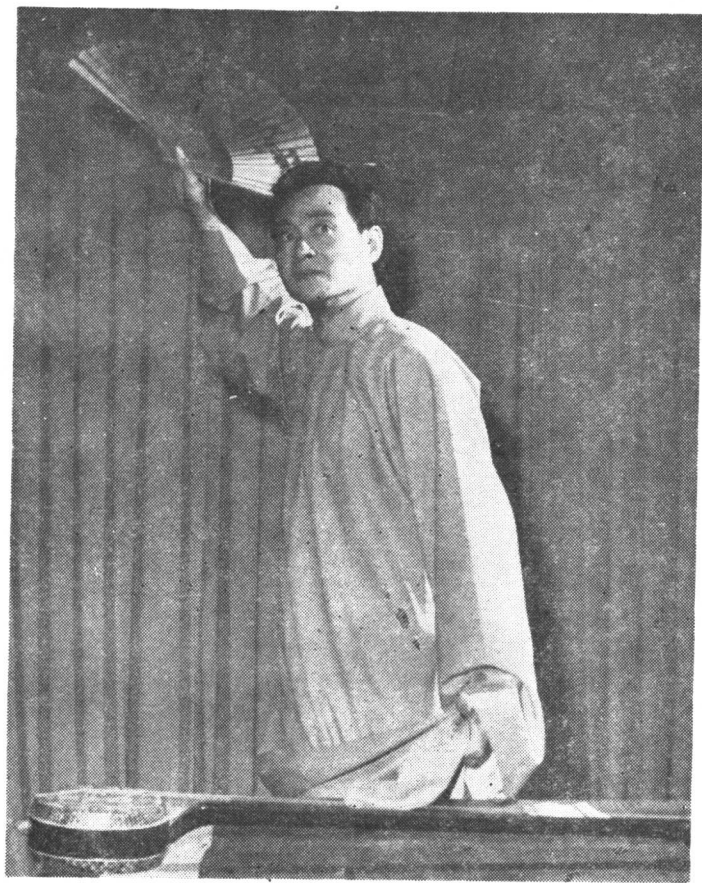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字数 309,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5321-0188-6/I·143 定价：3.90元



吳迪君劇照



吴迪君与赵丽芳
演出《智斩安德海》



吴迪君教李亦昂
演《智斩安德海》



我编演《智斩安德海》

我自幼爱好戏曲和评弹，五岁就随大人看京剧，先父还聘了京剧教师教我唱须生及教一些基本功。其中，我特别崇拜麒派唱腔和剧目。我还一年365天从不脱班地收听“大百万金空中书场”的评弹节目，成为东方书场、汇泉楼、沧州、一品香等书场的七岁“老听客”。15岁正式投拜著名评弹演员凌文君先生为业师，学唱《描金凤》、《双金锭》、《金陵杀马》三部传统书。同年，随师祖朱琴香充任下手，16岁放单档，开始了“背包囊、走官塘”的艺术生涯，一直到25岁才与人拼档演出。在江浙两省头角初露，小有声名时，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把我以“黑尖子”的罪名刮进了“牛棚”。在三年的“牛棚”生活中，我除了写“认罪书”外，空下来就老是在想一个问题：评弹是一门难度甚高、奥秘无穷的说唱艺术，却又是一门广泛深入群众的大众艺术，它必须随社会发展和听客欣赏要求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总结自己说现代书的经验教训，感到今后如能再上舞台，除了要有删汰地接受、继承老一辈的艺术财富外，还应创作一些反映现代、近代生活题材的新书；并应相应创造一些适合新书内容的表演技巧。粉碎“四人帮”后，我重上舞台，就开始酝酿写《智》长篇。写成初稿后，边演出、边修改、边探索着。我的文字水平不高，但总觉得自己动手写书，

上书坛说自己创作的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样可以扬长避短，使自己的艺术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自三中全会以来，我和赵丽芳先后多次受到中央首长陈云、彭真等同志接见，在演唱后亲聆他们的教诲，使我俩万分激动，深感作为一个中年演员，承上启下、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因此，除日夜两场演出外，业余时间就扑在评弹创作上。因此，我先后创作了《智斩安德海》，和赵丽芳共同创作了《同光遗恨》（“智”续集）、《北汉春秋》（借鉴袁世海、叶盛兰演出的《九江口》）、《上海三大亨》，并整理改编了师承的《金陵杀马》、《落金扇》、《游龙传》等七部长篇，也算是按照陈云同志“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为评弹事业尽我一点绵力。我常年演出于江浙沪各主要书场，如果不能做到书目不断更新，也确实不能在各主要书场立足上演。

关于“智”剧创作，我受惠于先祖，他昔年在盛官保手下当差，发迹后在北京开了片南味斋菜馆，来客都是旗下大爷及当代名伶，故在我孩提时就经常听先祖及先严平日闲谈着许多官廷轶事及诸多传闻，家中有关清代的书籍也不少，当然大多是稗官野史。为了撰写此书，我阅读了《大清甲申年全书》、《东华录》、《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历代清官录》等。总之有关清朝的书，只要市面上有的，我都买来阅读。但是面临清官十三朝大量的材料，截取哪一朝、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回忆起了幼年看过的方言话剧《安德海大闹龙舟》，故事很生动。因此，我以同治朝期间斩宦官安德海事件为贯串线，构思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并把清宫内各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我考虑到需要紧紧的抓住听众心理，使他们肯每天出钱买票来听，又在组织好关子上下工夫，力求每二三回

书就有一个波澜，一环扣一环的把矛盾展开，在激烈的斗争中显示各类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通过写丁宝桢三斩安德海，以及左宗棠、众文武、同治帝、东太后五保丁宝桢的斗争过程，向读者展示清官尖锐复杂的政治风云。

为了使表演形式适应新编《智》本的内容，我和赵丽芳改革了说传统书的那种慢节奏，把说唱时常用的“蒙动问”、“告分明”等陈词滥调去掉，对可唱可不唱的、和书情无关的表唱全部不唱，不要硬拖时间地为唱而唱，而是唱人物、唱内心活动、唱中心事件。在说表、弹唱和表演方面，我除了向前辈诸家受教外，又向各兄弟戏曲去借鉴。在师承的表演基础上，着重吸收了张派（鉴庭），姚派（荫梅），特别是京剧麒派的表演艺术。通过三十四年的舞台实践，从学、悟、到化，试图摸索出一种能适应当代新编长篇书目艺术需要的表演风格。在演出期间，除了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早年与周信芳大师合作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熙春、曾慧麟等老师，还有麒门子弟南派京剧代表李如春老师，以及熟悉麒派的滑稽大师周柏春，沪剧界的老艺术家邵滨芬、石筱英、杨飞飞、赵春芳……等的青睐，并在艺术上对我点化，使我增知长识，艺术上更获飞跃。他们还称我为“评弹麒麟童”，周柏春先生又撰文刊报称道，实使我汗颜。老一辈之错爱，只能当作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我只有加倍面壁苦修，并向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耻下问，集思广益、兼收并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才能不负众望矣。

《智斩安德海》于1979年上演后，演遍江浙沪各主要书场，在评弹不太景气的形势下，听众人数高达30多万人次，上海最大的西藏、大华、静园等书场都是连连爆满，久演不衰，说明听众对我们这部新编弹词长篇及其演唱风格还是有一定好评

的。上海电视台、上海电台、江苏省电台、浙江省电台、苏州电台都曾为这部书录音、录像。1984年，它还获得了浙江省曲艺会演的中、长篇创作奖，去年应香港雅韵集评弹票友协会总会会长、澳大利亚中国戏曲协会名誉会长张宗儒先生和澳大利亚中国戏曲协会会长陈小洁女士之邀请，赴香港切磋技艺，在港也作了录音、录像。如今该长篇已成为我与内子赵丽芳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

鉴于本身是演员出身，文学基础差，这部书中定有许多不尽妥当之处，尚望诸家不吝指教。此书承陈月英女士为我修正补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特表衷心感谢。

吴迪君

1987.12.5

目 次

一	咸丰临终·····	(1)
二	暖阁抗争·····	(14)
三	灵官盗宝·····	(25)
四	潜京密报·····	(40)
五	恭王奔丧·····	(50)
六	叔嫂密谋·····	(68)
七	行刺西后·····	(79)
八	慈禧回京·····	(89)
九	垂帘听政·····	(103)
一〇	肃顺丧命·····	(117)
一一	罢黜议政·····	(131)
一二	捺搁皇命·····	(148)
一三	盼左进京·····	(163)
一四	朱昭弹劾·····	(180)
一五	左帅弹劾·····	(194)
一六	药害宗棠·····	(209)
一七	毒毙太医·····	(226)

一八	二次弹劾	(239)
一九	安宦受辱	(250)
二〇	慈禧救安	(263)
二一	安宦出京	(279)
二二	计激东抚	(291)
二三	设计诱安	(303)
二四	大闹龙舟	(317)
二五	大堂审安	(329)
二六	一门忠烈	(342)
二七	西后闻惊	(354)
二八	哭奏乾清	(365)
二九	大堂判斩	(381)
三〇	金牌飞召	(394)
三一	金殿斩丁	(410)
三二	登文击鼓	(426)
三三	双凤相争	(444)

一 咸丰临终

(表)公元1862年即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的申时,在热河(今承德市)行宫的避暑山庄内正忙得不可开交。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争相辉映,火焰般的蒸腾,让人热得难受。在西暖阁中,太监、宫人穿梭般地来回急驰着,有的拿菊花饮,有的端人参汤,有的托盘递御巾,有的托银盂……虽然忙乱,但走路都踉起了脚,连一点声响都不敢出。只见御榻上朝天卧着一个骨瘦嶙峋的病人,他就是大清帝国的国君咸丰皇帝。方才经太医会诊,用独参汤急救,现在始觉平静,卧在御床上直喘气!生什么病?色癆!他当政以来,偏逢乱世,大江南北归属太平天国,英法联军又合伙侵犯,皇帝只得逃离皇城,名为秋狩,实则是逃难到热河。他干脆不理国事,沉湎酒色,幸汉女,宠四春,甚至到民间去嫖妓宿娼。因此,原来就单薄的身体,竟糟蹋得骨立形消,形似枯木。现在,正是夏末秋初季节,是重病者和年老体弱、风烛残年者容易发病之天时。更何况,咸丰原已病入膏肓,加上这种气候,更难适应,一受外感,旧病猛发。其势犹如黄河裂口、长江决堤,倾泻而至。开头大口咯血,到后来竟然大咯血不止,一天大咯血宛如潮头,要有五六次,每次御用银盂达数罐。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们昼夜值班,只恐皇上生变。宫内一切人心中全都明白,皇

上是只延时辰、难延日子了。咸丰自己心里也明白，自感不支，眼看大限到了，在稍稍清醒之时，立命召见东后及懿贵妃到西暖阁，自己要嘱托身后之事。守西暖阁的首领太监叫王芳，他遵旨进内宫去宣召东后和西宫贵妃。不料，已有人比你先行一步，在大起忙头了。何人？他就是当朝烜赫一时、权倾中外、军机处大臣、在热河之领班、户部尚书、辅国公肃顺。此人是爱新觉罗远支亲属，皆因当今皇帝与同父异母之六弟和硕恭亲王，为争皇位弟兄失和，肃顺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帮了皇帝不少忙，由此而被皇帝赏识、官运亨通。此人，文才高超，又善弯弓射箭，真可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有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才，又能重用汉人，当今的曾、左、李、彭都受到他的奖掖和破格提携。他有胆、有识、有智、有才，当然也有野心，对自己的政敌，采用的报复手段，从来是既残又暴，从不手软……！昨天，皇帝于垂危之际，又多给他加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头衔，颁旨命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为顾命大臣。肃顺受命后，洋洋得意，心想，皇帝自感不支，所以将六岁皇阿哥托孤于我们，顾命大臣掌有实权，实际上是以我为首，意味着我将操国柄重任，皇上此举大有白帝城托孤的味道，他以汉昭烈刘备自比，把我当作了“二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孔明。圣眷优隆，诚惶诚恐，定当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不过，这西宫懿贵妃，非同一般，实难驾驭，尤加六岁皇储是她所出，不要在皇帝弥留之际，她另生变故，或借母以子贵而捷足先得，夺权抢权……？！倒要防她一防。刚才，听宫娥来报，皇帝又大口吐血，据说又要召东西二宫晋见，看来事出有因。为此，肃顺立命备轿，一众人前呼后拥，簇拥着直到怡亲王府，停轿、出轿。论爵位怡大，肃小，论辈份肃顺是怡亲王的远房阿叔，特别是怡亲王无能，

一味贪享荣华富贵，一切依赖肃顺，唯他的马首是瞻。一个好比凤阳婆，一个好比只狻猊精，这叫凤阳婆专门牵狻猊，总之是言听计从。由于如此，肃顺进府不用通报，直进直出，大大咧咧，直到内寝室，只见怡亲王正在吃鸦片。肃顺自管自在太师椅上坐定，对服侍怡王烧烟的宫娥，用手一挥，示意回避。宫娥们放下烟泡，立即退出。怡王一看，知道有紧急事体，只好懒洋洋从烟榻上起来，朝肃顺对面一坐，还在呵欠连连。怡亲王一生有三大绝：抽鸦片、嫖堂子、养鸟，是个实足的纨绔子弟。

怡亲王：辅国公，什么事这么紧张？

肃顺：怡亲王，刚才听宫娥报道，皇上今天大口咯血，太医院御医说，只挨时辰，挨不过今天晚上，就要大行啦！

怡亲王：喔！我叔王要归天啦，嘿嘿（笑介）。

怡亲王：（唱）闻言不觉喜满胸，叔王今晚要命送终，倘使他四脚毕立直，我好无拘无束在深宫，曹寡妇花魁我独占，还好随心所欲选娇容，六院三宫我笑纳，三千粉黛我收容，这叫全盘继承乐无穷。

怡亲王：哈哈，死了、一了百了，省得他拖命，也痛苦……

肃顺：你别高兴过早，皇上晏驾，倘然大权不落在你我手中，那个东边的倒好对付（指东后），那个西边的女人（指西宫懿贵妃，是他们对东西宫背后的称呼）可不好惹的！如果皇上临终对她们有什么嘱咐，你我大权旁落，我俩死无葬身之地……！

怡亲王：有那么严重？还不是二个女流！

肃顺：哼！你还蒙在鼓里呐！那个西边的处心积虑，早在锻炼你我之罪名，你每次陪伴皇上易服出宫上曹寡妇那儿，到外边宿窑子的事她连某天某时，几更天回宫都一清二楚！

怡亲王：她怎么会知道？

肃顺：哼，她派了安德海，小安子又专派李莲英，每次在后跟随与你们，你们还不知道？

怡亲王：这……？

肃顺：如果皇上撒手归天，她母以子贵，传下一道懿旨，说你引诱皇上嫖妓宿娼，以至皇上沉痾不起，中年夭亡，你……你吃不了兜着走……！

怡亲王：格是勿来事，总要你帮帮忙的。

肃顺：不用怕，有我！只要你听我的，保你非但化险为夷，而且后福无穷！

（表）肃顺说完，从衣袖内抽出黄绫缎子一道圣旨，这是真的？真的！哪里来的？偷得来的！上面写的内容，是他自己填写的，意思是：朕弥留托孤，颁诏，封肃顺、怡亲王为摄政王。

肃顺：怡亲王，将此诏书，放在身边，你我进宫，你求皇上加封你我为摄政王，这样大权统归我俩所掌，就不怕西边那个女人作祟了。你过往之事，可以一笔勾销，别说过往之事可以烟消云散，天大的事，还不都是你我作主吗？

怡亲王：要是皇上不答应呐？

肃顺：嘿嘿，他已是将死之人，还有什么能耐，他不肯，你拿着笔，抓着他的手，硬叫他签字。

怡亲王：那玉玺印？

肃顺：不妨！我叫管印的盖！

怡亲王：那……不有点儿篡权的意思？

肃顺：非常时期，不这么做，对付不了西边的女人，不这样做，一旦西边的掌权，你我二家死无谏类也……！

怡亲王：好，照计而行！进宫！

（表）计议已定，吩咐备轿，直到热河行宫，一直径往皇帝

寝宫烟波致赏殿旁西暖阁而来。到西暖阁，悄悄命首领太监王芳奏明求见。王芳进寝室，跪奏。咸丰帝闻奏思量着，我要召见的东西宫尚未到，辅国公、怡亲王却先到，二人乃我股肱之臣，只得有气无力地在龙榻上点头，表示召见，王芳唧旨退下。肃顺做功十足，跨进门槛，双膝跪地，膝行向前，扑向帝足之旁，号啕痛哭……！

肃顺：皇上……！奴才侍候皇上有年，想不到皇上真的要撒奴才等一走……？皇上，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奴才愿随驾西行……也免得皇上身边没人伺候……（哭介）（表）肃顺哭了半天，觉着身边还有个人为何毫无反响，回头对怡亲王一看……！要死，怡亲王跪在我旁边，非但不哭，而且在做鬼脸，暗好笑。忙对怡亲王使个眼色，快点哭噎！

怡亲王：（表）放心，各有各法。你看我的！（白）皇上，听说你不行啦？要死啦……！

肃顺：（表）有你这种讲话的啊！

怡亲王：（表）不要急嘛？文章在后头 呐！（白）皇上，你真舍得撇着我们这班子人马，就忍心的走啦……？喔！我倒忘了，曹寡妇在想你呐，她昨儿跟我说，今儿个一定要你去一次，你，今儿个不去，她可要生气啦！

肃顺：（表）对怡亲王看看，你碰着那门子邪……！皇帝马上就要断气，你还在向他谈风月之事，真是块废料。就对怡王作个手势，示意：赶紧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叫他签字盖章！

怡亲王：（表）如梦初醒，要紧从身边摸出肃顺交给他的这道圣旨。（白）皇上，你要大行啦，皇阿哥只有六岁，怎么能执政呐！这样吧，肃顺对你忠心耿耿，他有能耐，有气魄，压得住众臣；我呐，嗨嗨，也不错，你就封我们两做摄政王吧！

咸丰帝虽则将要晏驾，但真叫“临死不糊涂”。大约这就是所谓的回光反照。听完怡亲王的话，心想，啊呀，完了，我只道肃顺和怡亲王是我的心腹，平日里随驾侍候，左右不离，耿耿忠心，深得吾心，因此于昨晚颁下诏书一道，将六岁皇阿哥正名为皇储，並命肃顺包括怡亲王在内的八位大臣为顾命大臣，叫他们将来辅弼朝政。我对他们真是皇恩浩荡，圣眷优隆。不料今天怡亲王面驾，竟说出要讨封二人为摄政王……真是大出意料、大失所望……！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万不料，平日对己赤胆忠心的大忠良，今日大有逼宫篡权之意。如果他们阴谋得逞，做了摄政王，将置六岁皇帝于何地？即使我儿长到十六岁，按成丁之年可以独掌朝纲，但这十年中政局变幻，风云不停，他能安然执掌吗？更何况肃顺之辈，现在看来绝非善良，野心特大，难免将来不做出董卓、曹操、王莽等弑君逼位篡权之事，我焉能让亲生之子去受汉献帝辈的苦难……？想到这里，皇帝勉强睁开失神的双眼向两旁一扫，身旁一个亲随都无，只有肃、怡二人跪在脚旁。既然身旁无人，我也奈何他们不得，留着最后三寸气，我还是等两宫来后面托身后之事，干脆将眼睛嘴巴一闭，只当聋听见，来一个不理睬他。

肃顺：（表）啊呀！勿灵光，昏君躺下装死。对怡亲王望望，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你快去桌上提笔，掰开他的手，将笔塞在他手中，硬逼他在圣旨上签上名，就可大功告成。盖玉玺我自有办法。快，快！

（表）怡亲王到此时顾不得一切，正要起身取笔……忽听得王芳太监一声叫：两宫国母驾到！

肃顺：（表）啊呀！完结。关键时刻，两个女人到。便用